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十二

明 梁寅 撰

小旻之什

小旻

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故大夫作是詩以刺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猷亦孔之邛

六章皆賦也旻天者言天之幽遠疾威者其威疾速而可畏也敷于下土天威布于下土也謀猶回遘回則邪而不正適則辟而不中何日斯沮言邪辟之謀害政敗事何日而止乎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我視今之謀猷亦甚病矣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猷伊于胡底

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小人為謀利之所在則滄

滄而相和見利必爭則訛訛而相詆不為國計惟狗
已私是亦可哀也謀之善者皆違背謀之不善皆依
隨我視今之謀猷何能至成功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凡謀事必先斷於心既斷之而衆或疑焉乃詢之於
卜然卜不可以再三也再三則龜厭之而不告矣且
謀事當詢之老成不必人衆也故謀夫之多事反不

集蓋 盈庭徒亂人意无一人敢任其咎者是猶有所行邁不能勇往唯坐以謀之何由得其道乎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哀哉王之為謀者不得其道也匪先民是程則不以聖賢為法匪大猶是經則不以大道為常維邇言是聽則所悅者淺近維邇言是爭則與同列相爭者亦淺近若是則譬之作舍道傍三年不成矣潰者遂也

聽行道之言則不能遂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者定也廬者大也多也言國論雖无定也而有聖
者有否者聖者心之通明也否者昏塞也民雖不多
也而有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哲者有謀見也
謀者善計慮也肅者能敬慎也艾者有治才也肅艾
哲謀聖乃洪範五德之用能用是人則治功可成否

則如泉流之深惟相牽引以至陷沒而敗亡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暴虎以手搏虎也馮河无能而涉河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言徒搏徒涉人知其不可矣喪國亡家之由則未必知之也故謀事者必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惟恐墜如履薄冰惟恐陷夫子之行三軍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嗚呼豈獨行三軍而已

哉 舊序於此諸篇皆云刺幽王傳於雨無正之篇
以為或東遷後作如旻言王惑於邪謀而不斷爾幽
王無道其顛倒悖亂奚但不斷哉東遷後諸王多無
謀不斷諸詩或作於其時未可例以為刺幽王也

小宛

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興也宛然而小者班鳩也而其翰之飛則戾乎天矣
因鳩之飛以起興言心之憂傷而思昔先人當將旦
之時所懷者尤在於父母也念先人者恐虧行以辱
其先懷二人者或父母歿而唯恐無以顯其親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人之喪德多因耽酒故言肅敬通明者其飲酒必温
克温者和也克者勝也以德將之則温恭和粹不至

闕

理而不勝欲也彼昏然不知者唯專壹於

醉

闕

富猶甚也又言但當各敬爾之威儀

天命

闕

不可再至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原中有豆則庶民采之矣螟蛉之蟲有子則蜾蠃負之以化為己之子矣託興於二物而言教子當以善也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蜾蠃者細腰蜂也取

桑蟲負之於木孔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穀者善也似者如也蜂之於子必煦嫗養之在穴有聲類於教誨故凡人之生子當教以善道是亦可以似已之善矣

按詩詁云細腰蜂者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它蟲同處或見其子已去而它蟲存空殼或見它蟲成闕子

蓋翳蝻生子如小粟米寄著它蟲之身而它蟲不壞至變成闕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去闕解闕新寄

云螺贏自有細卵寄螟蛉之身其螟蛉不生不死久則盡闕蜂子長大乃窠而出其取小蜘蛛置穴中亦

然又如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闕而出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脊冷飛則鳴行則操有兄弟相恤之義故兄弟者

闕

交相勉譬之行道我則日斯邁爾則月斯征各宜

闕

力毋至怠惰其為善其治生死不若是以早而興以夜而寐各求死忝辱於先人而已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桑扈一名竊脂俗呼曰青紫桑扈之鳴促民養

蠶其鳥肉食而循場以啄粟者飢故也託之起興言
患難之時無人救援也哀我填寡填與瘕同謂患難
寡謂少得力宜岸宜獄岸本作犴鄉亭之獄也其
宜者有時而宜闕此禍當豫防之故握粟而詢之闕
人自何能殺言災之不期而至無道可免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恭人溫溫然恭敬之人也惴惴小心戰戰

然戒謹恐懼也曰如集于木又曰如臨于谷又曰如履薄冰取譬非一皆溫恭惴栗之貌也

小弁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也 舊序以為太子之傅作之又或當時賢者作之託為太子之自言亦未可知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此至八章皆興也弁彼鸞斯弁者飛拊翼之貌鸞鳥
名一名卑居斯語辭如下文曰柳斯曰鹿斯它篇曰
螽斯曰蕭斯皆語辭也歸飛提提言鸞之飛而歸者
提提然羣飛而安閒也蓋鸞即稚鳥小而多羣因之
起興言鸞之羣飛自得如民皆善而得所我何獨罹
於憂患哉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怨慕之辭也心之憂
矣云如之何則又無可奈何而安之也

跣跣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言王之迷亂國將傾危故蹢蹢然周道之平易且將
盡為茂草矣怒焉之如擣與怒如調飢之意同言如
不食而飢也擣者撞也心不安之甚也假寐不脫衣
冠而寐也惟憂用老蓋太子既廢故憂年老而罔知
後之如何也疾如疾首憂之甚而頭痛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
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與梓皆父母所植為子者必恭敬之故子之所瞻者父也所依倚者母也而父母不我愛者何哉子者父母之枝葉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豈不屬於父母之毛豈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毛者膚體之關氣離者附也又分也裏者腹內也我辰安在言我之稟命何以如是乎

菟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菟彼柳斯柳之茂也而鳴蜩在其上則嘒嘒然其和有
淮者淵水之深也而萑葦生其傍則淠淠然其密
彼物各得所而我獨無定止譬舟之自流莫知所至
故憂之日甚昔猶假寐今則假寐亦不能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觀鹿之奔伎伎然舒緩戀其羣也雉鳴於日出之時
求其雌也彼物者各得其樂而我何獨不然乎譬彼

壞爛之木其疾病者以無枝也我心之憂孰知之乎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槿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被逐之兔以窮投人人尚有憐之而先脫之者矣死
人在道無與闕人尚有哀之而為之埋藏者矣如

是者蓋惻隱之心有所不忍也今王以偏愛廢長立
少其秉心何如是之忍乎憂之之深惟隕涕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擣矣析

薪也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王之信讒如酒之醕爵得即飲之王不惠
愛於我惟加譴怒不復舒徐以究察之因以伐木析
薪起興言伐木者見其難仆則以他木倚其顛然後
仆之易析薪者見其錯節則徐尋其木理然後解之
易也者觀其木理不妄施斧也王今不能然乃舍彼
之有罪而以罪加之我乎佗者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筭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莫高於山而人尚有登之者莫深於水而人尚有涉之者君子出言不可輕易雖在深宮之中亦有耳屬於垣而聞之者矣是時太子廢矣而猶懼後禍故尚願王之謹言蓋猶有望王之意而庶全父子之恩也無逝我梁以下乃谷風之辭蓋曰母居我之處毋用我之器而又曰我身且莫能知况能恤我去後之事乎谷風作於西周之世故此詩引之棄婦

之望於夫屏子之望於父其情一也

巧言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作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恤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恤予慎無辜

賦也被讒者呼天而訴之曰昊天悠悠而廣大乃民
為之父母且者語辭也蓋欲訴之於王而不敢斥言
故訴之天曰予之無罪無辜而亂乃如此其大乎恤

者大也昊天已威言天甚可畏也予誠無罪天庶其
鑒之乎昊天泰憮言天甚廣大也予誠無辜天庶其
容之乎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始者不信之端也不信者誣罔也涵容也言亂之
初生由讒人以不信之言進之王而王涵容之不責
其妄及亂之又生則由讒人恣為謗毀而王遂深信

之矣君子指王也王於讒言若聞之即怒亂可即止矣
矣遄沮謂急也若王於賢人必加之福祿則小人亦
知尊敬而亂亦即可以已矣史云明主愛一嚙一笑
故怒一讒人則衆賢皆安矣獎一賢人則羣邪皆遠
矣能如是亂何由而生乎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盟者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蓋忠信薄而人心疑是以

為此也此曰君子以位言之其屢盟則無信無信則
興戎故亂益長讒人謂之盜以其能竊權亂國與盜
同也讒者以甘言啖人如食之美故亂是用餒餒者
進也又言其惟能讒毀非能共職者王若聽之必至
為國之病叩者病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

奕奕然寢廟之大君子之所作也秩秩然王道之大

先聖之所定也大猷如禮樂法度皆是莫者定也出
寢廟大猷起興言它人之心或正或邪或得或失予
能忖度之忖度猶揣量也又言兔狡之兔雖善走遇
犬能得之以比讒人之情吾能洞曉勿謂人不知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染柔木言柔弱之木而至於茂盛乃君子之所樹
以興行道之言我能明之於心而數其得失也蛇蛇

碩言者安舒之言其言甚大巧言之善者也而出之於口吾能知其善矣巧言如簧者讒人之言巧好如簧音之邪者也而彼之厚顏不自愧恥吾亦知之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憊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彼何人斯指讒人也雖知其人而若不知者讒人可畏故闕言之河之麋者水草之交也其居此地見其為鄙賤之人而徼幸得志者也無拳無勇職為

亂階言既無拳力又非勇敢乃專為禍亂之階梯也
既微且尪爾勇伊何微者肝瘍尪者腫足若此之人
亦何勇之有哉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言為讒邪之
謀雖將多而爾之居處卑賤雖有徒眾亦幾何人哉
其居賤地也無拳勇也瘍且尪也非有徒眾也而能
肆其讒邪傷害君子此必無忌憚之小人故疾之而
又畏之也

何人斯

舊序曰蘓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蘓公焉故蘓公作是詩而絕之傳曰詩中但有暴字不言蘓姓序言未知何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八章皆賦也彼何人斯蓋雖知其人而若不知者言彼果何人乎其為心甚艱險何以過我門外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其過我門者從何人哉蓋從暴公

以行也詩以刺暴公而但言從行者亦微辭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不斥暴公而歸咎其從者言從之者二人不知其

我者誰也弔生曰唁不入唁我者不弔其失職也又
言始者與我相善不如今之况憎乃不以我為可何
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畏于天

陳者堂下至門之徑也蓋過門而迫近於堂矣但聞其聲不見其身有闕之心無敬畏之意故大言過之也讒毀善人人之所憎也而不愧于人天之所惡也而不畏于天可謂無忌憚者矣

攬我心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遊我梁祇

飄風暴風也言其往來倏忽使人不覺也自北自南

其往來或從他處猶可也乃過我門而不入何能不
怨而恕之耶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
何其盱

謂爾安然而徐行乎則常如急遽而不暇休息也爾
果急迫而不暇乎則又能休息而脂其車軸也誠能
一過於我則我心亦少慰矣云何不至而使
我瞻望乎盱者張目望之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爾還而過我則我心和易若還而不入則爾心固莫知矣何不一來而安我心乎祇者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樂器以土為之而捧以吹之者壎也以竹為之而吹者箎也壎大如鵝子又如秤錘上平關底而六孔

箎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又一孔上出凡八孔伯仲兄弟也同僚亦如兄弟故當和順如墮箎之相應和及爾如貫者又如繩之貫物必相連屬我之心如是而爾乃不相顧是誠不知我也苟謂我心不然則請出犬豕雞三物而歃血以盟詎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謂之短狐江淮水中有之能含沙射水中人影其

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言爾為鬼為蜮則不得而見矣然爾乃人也豈終不可見哉覩者見人惶愧之意爾之見人未免惶愧相見之日無窮極何可如是哉故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情反言其相背側言其不正也

巷伯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兮斐兮如織成小文也貝錦織錦而成貝文也貝者海中介蟲背有文采如錦言人本無罪而讒者巧言飾成其罪如織錦而成文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讒人之言無所畏忌哆然侈然而張其口如南箕之狀箕四星二為舌而廣二為踵而狹有箕之象故張口者如之誰適與謀適者主也言不知誰為謀主也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言之緝緝則相續而不已翩翩則不謹

闕

於是戒之曰當慎爾之言毋數譖毀人譖毀過甚

闕

有闕而不信爾言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言之捷捷者辯巧也幡幡者反覆也然王之未察則固聽受之矣或其既察則又將加罪於爾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者邪人也勞人者正人也邪人而曰好好常歡

樂也正人而曰草草常憂苦也於是呼天而訴之曰
天監此邪人之歡樂何不憫此正人之勞苦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讒人者投之豺虎不食也投之北方寒涼之地不受
也唯當投之昊天覬天誅之爾此深疾之辭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與也楊園者楊樹在園之樊籬也園之外有道道卑而園高云猗於畝丘者猗之言加也丘即園也以丘之高而加於道之卑也因之以起興自言其作此詩者凡諸君子皆當敬聽人雖賤而言有益不可忽也楊氏曰寺人微者而親近於王亦遭讒譖則踈遠可知也蓋孟子本寺人而遭讒非讒而後盡刑楊氏之言或然

谷風

朋友相怨之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三章皆興也東風習習然而和調則雨亦隨之矣我
與爾當患難之時且恐且懼同心同力今且安且樂
矣乃易心改常而相棄何其不念疇昔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

頽風風之焚輪者蓋暴風從上而下也寘子于懷親
之愛之以寘懷抱間也棄子如遺忘之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

風驟而廣被山峻而難越草死而不發木萎而未萌
乃時方艱難之象也當此之時我固有德於爾矣今
乃忘我之大德思我之小怨何哉

蓼莪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者言莪之長大也莪生田澤漸濡之處葉似邪蒿而細莖可生食頗似萋蒿蒿者蓬蒿也以莪為比言子幼時父母愛之如莪之美也以蒿為比言子既長父母不得其養如蒿之賤也然此乃子之自責非真不賢也又言父母鞠子之勞而不得其養以死故哀痛之甚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

親不逮為子者以是而思之能無悲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者牡蒿也三月生七月華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其莖雖可食不如莪之尤美勞瘁猶勗勞也

餅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壘酒尊也其文象雲雷餅資壘中之酒故餅之既盡壘無酒注之乃壘之恥也父母賴子之養故子不能

養使父母之甘旨乃子之恥也鮮民猶鰥民也鰥民無家父母缺養自言生不如死傷痛之甚也既失其養矣故出則皇皇心銜憂恤入則不見二親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父母之於子既生之則鞠之謂乳哺也又拊循之謂愛惜也又畜養之謂飼之以食也又長之育之

謂常加保護也又顧之復之謂行坐與俱也出入又腹之謂抱之於懷也父母之恩勤如是譬天之生物大德無窮將何以報之乎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則烈烈而高大也飄風則發發而迅疾也民莫不善而我何獨蒙患害乎觀此言則其不得終養亦以後使不均而久勞於外與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猶萃，猗猗猶噓，拂不卒傷，不得終養也。

大東

舊序曰：東國困於役，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有饑簋飡有掾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饑者盛食之滿也，簋者黍

器外

熟食也。有掾棘，七周道

者取

之具，蓋以柞木為七柄，曲

之起也。周道

者適周之路也路如砥之

關

以履行賤如小人所以瞻視

關

也

關

出涕困於徭役而

關

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小東大東東方小大六國也杼柚其空言民供布

關

袖之受經今已皆空無以應上之求也

意以葛屨履霜見資之乏而行之苦也

關

關

輕薄不耐勞苦也公子貴人而行周行無騎乘

關

來於道使我心疲關之也

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關

也有冽沆泉泉側出而

關

烈者也無浸穫薪不可

以泉而浸薪也薪無

關

之理過勞之則病矣

關

苦寢之既寤而

嘆者哀我之勞也又曰薪

關

民既勞則宜使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能
羅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之子皆貧故專放

闕

之西人之

子皆富故衣服粲粲無不

闕

操舟者賤人

也而以熊羆之皮為裘其私人之子皂隸也而試職
百僚以得祿以東人之困苦視西人之得意能無怨
憤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鞞鞞佩璲不以其長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關 東人遺之以酒
西人輕視之不如水漿也
鞞鞞

關 佩玉也
東人遺之以佩玉
西人亦輕之不

關 維天之有河漢能監照而光耀
跂望織女

關 星終日更七次
庶能成文章以報我言
困窮之甚

關 所輕賤惟應天能憫我也
襄者駕也從旦至暮更

關 辰而織女每辰一移
因謂之七襄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織女星取織為義織則有文故又言文章

闕

則有辭故又言報章然織女雖七襄終不能成報章也又言皖然而明者牽牛星也牛本可駕車而牽牛徒有其名不能服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啓明在東先日而出長庚在西後日而出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但金大水小故獨言金星爾天畢星如掩兔

之畢而有曲柄揀者曲貌載施之行言徒在衆星之
行列也織女牽牛既無益於我啓明長庚天畢又皆
不能照我人不見憫惟賴於天言至於是天亦無如
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四星前二星濶後二星狹如箕之狀斗七星四星
為闕三星為柄南之有箕不可以簸揚糠粃北之有

斗不可以挹酌酒漿猶但見其不相助而已然又謂
箕之翕其舌則反若有所吞噬斗柄之西揭則反若
挹取於東是非惟不能助我又若助西人之肆害矣
此篇叙闕 言王政之失而言天之不見憫是
盖怨而闕 如是人衆勝天惟當安受以待之
之定而闕

四月

遭亂自傷之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四月闕

夏正言之今之四月六月闕

窮困歸咎闕

亦常人之情爾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秋氣慘淒百草皆病以興遭亂困悴而無所闕

家語作奚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冬之日則寒氣栗烈風之飄則寒聲奮發當是之時

卷十二
得意者莫不善言其樂也而我之失意者何獨病乎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卉者草木之總名也惟栗惟梅各遂其生而我之廢
棄乃為人所殘賊孰為尤乎尤者罪自外至也雖知
其人亦言莫知乃懼禍之意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觀泉水有時而清有時而濁其濁者可以復清也而
我之禍患構結日復一日何時而能善乎穀之為善

安樂之意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言江漢之水滔滔不息為南國之紀紀者網上之繩
網大而紀小總之為網周之為紀周者周其四圍也
南國以江漢二水為界謂江漢在外而經界包絡之
也我為王臣盡其勞瘁亦猶江漢之包絡南土而王
不我知視有如無廢棄不恤若之何哉

匪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鶉者鷓也鷓似鷓而小亦鷓鳥鱸鮪皆大魚也言鶉
之與鷓則飛而至於天矣我非鶉鷓何能至天乎鱸
之與鮪則深入於淵矣我非鱸鮪何能入淵乎皆言
無關避禍之意

山有薺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薺薇相似薺美可食薇有苦味苦杞謂之枸櫞
棗謂之赤棘託興於薺薇杞棗言物各得所而我獨
不然故作歌以告於朋友見悲哀之意也

詩演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十三至十五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鄒士沐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十三

北山之什

明 梁寅 撰

北山

大夫行役而作也

涉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

六章皆賦也。祀者拘祀闕也。春可羹而微苦，偕偕強壯貌，又並行也。大夫而曰士子，謙辭也。朝夕從事，亦已勞矣。然王事不堅固，有不得已者，但欲歸，不得憂父母之缺養爾。夫忠孝非一道，既從王事者，忠也，而孝亦在是矣。若食君之祿，不能共職，雖云能孝，而忠之未盡，即孝之未盡。記曰：涖官不敬，非孝也。是則臣之盡忠，即所以為孝矣。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溥廣大也率循也極天下之廣皆王之土也循四海
之濱皆王之臣也大臣之秉朝政者心不均平何獨
以我為賢而獨從事乎王政不平權臣擅命奸諛得
志享有利祿正直見踈獨當勤苦大率多如是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方剛經
營四方

四馬則彭彭然不得息也王事則傍傍然不能已也

鮮者少有也將者能壯也旅與脅同有力也嘉我之
未老而少有其比且方強壯膂力之剛足任經營蓋
權臣之踈忌賢者而擠之于外往往獲之于君前而實
擯棄之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此下三章極言不均之失燕燕息偃樂之甚也盡瘁
不已苦之甚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不知叫號深居也慘慘劬勞憂苦也棲遲偃仰自適也王事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湛樂飲酒淫酗也慘慘畏咎恐懼也出入風議見聽
信也靡事不為無少暇也

無將大車

行役勞苦憂思而作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三章皆興也大車者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蓋曰
彼乘車者駟馬高蓋從容安適而以牛牽車則負重
致遠徒在塵中而勞困我之行役亦徒困苦故曰無
思百憂之多端則病愈甚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冥冥者塵之多而昏也頰者心之小明也言百憂之
多且勿思之思之不置則憧憧往來常在于心無時
而已是之謂不出于頰若是則必為幽憂之疾不如

不思之為愈也

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雖者塵之擁蔽也重者積累之意言思之重複而不
止是乃不正之思牽引無窮當忘之可也

小明

大夫西征未得歸而賦之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光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

五章皆賦也首言天道甚明無不照臨而不能

闕

之勞苦至於荒野言西行至荒野之地見其法

闕

月

初吉載離寒暑

闕

者則也以夏正二月朔日

闕

歷寒

與暑見其久也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言心

闕

受害甚

苦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共人者僚友也僚友之處

者得以自安而我獨久役是以涕泣也是詩亦以役

使不均而不敢深怨他人故其辭如是豈不懷歸畏

此罪罟言獲罪則如入罔羅之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
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

日月方除者除舊而更新也其闕行以二月朔是日

與月俱更也我事孔庶以一人而任衆事之多也憚
我不暇憚者勞也以衆事勞我而不得休息也睠睠
懷顧言僚友皆安處而我睠睠焉懷之顧之蓋歆羨

其無憂也謹怒者罪責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輿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
蕭穫救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輿言出宿豈不
懷歸畏此反覆

日月方輿言是月是日時方和暖也政事愈感事之
未集則使人督促故益以感急也采蕭穫救蕭者蒿
也以之代薪救者豆也以之給食見其窘乏也自貽
伊戚言時不可仕而仕足自遺此憂戚也輿言出宿

言起而出宿于外也畏此反覆言朝廷之刑賞無定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此爾風喻其僚友也嗟嘆而言爾在位之君子無以

安處為常也靖共爾位言爾之居位當安靖國家而恪共其職也正直是與言唯當以正直行之不可偏私也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言能靖共正直則神亦聽順

於爾而以穀祿與爾矣蓋忠勤而膺福祿乃理之自然鬼神者害盈而福謙故順道而吉從逆而凶為人臣者所當致思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安息者避事而休息於家也好是正直既能好正直則必惡偏私矣介景皆大也介爾景福者猶曰大其大福也

鼓鐘

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
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四章皆賦也鼓鐘之音將將然於淮水之上水亦湯
湯然而沸騰鐘聲與濤相應而皆無已時故聞者憂
而傷之懷古之善人君子而信不能忘也

鼓鐘喑喑淮水涪涪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嗒嗒猶將將潛潛猶湯湯回者邪也

鼓鐘伐磬准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磬者大鼓故曰伐磬言用力擊之也磬長一丈二尺所以役衆欲其聲大而遠聞也宴樂用之荒淫甚矣准有三洲水落而洲出見其久也憂心且妯淑者動也為之心動而傷感也其德不猶言今人之德不如古人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

欽欽鐘聲也鼓瑟鼓琴瑟與琴並奏也笙磬同音笙以竹磬以石本難諧和言同音則諧和矣以南樂奏二雅二南也以籥不僭言用籥舞而不僭亂也有樂必有舞其樂也因先王之樂其舞亦先王之舞然非用之宗廟朝廷則亦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而已

關周之西都去淮上甚遠幽王雖無道未嘗巡遊不

應遠至淮上且流連之久序說恐未必然也

楚茨

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此詩所以述其事也 傳曰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舊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序皆失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六章皆賦也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言其田本皆荒蕪
有楚楚然茂盛之蒺藜今用力開墾乃抽除其棘棘
者芴也即蒺藜也自昔何為我藝黍稷言其初開墾
者將何為哉我於是而藝黍稷而我黍與與我稷翼
翼言其皆茂盛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言藏之倉中
者既滿又積之空屋之下者曰庾其數之多至於十
萬也以為酒食以享以祀言祭先祖也以妥以侑妥
安也侑勸也凡祭必有尸如祀先則筮族人之子為

尸男子以象祖女子以象妣至則奏樂迎之使處神坐主人主婦拜以安之既安之而奠薦祝入又勸之以飲食欲其醉飽也以介景福介大也又助也景亦大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進退升降之有儀也絜爾牛羊所用之

牲皆肥腍而無瘦疾也以往烝嘗烝冬祭禮最盛嘗
秋祭禮次於烝不言春祠夏禴其時物未備故但以
其備者言之也或剝或亨亨作烹古通用剝者解剝
之烹者煮也或肆或將先陳列於前至於禮行而奉
以進之也祝祭於禘禘者求神於廟門之傍禮疏
云禘有二義一正祭時既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內
二是明日繹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房氏曰祭之
正日索祭謂之禘明日又祭謂之繹蓋禘者未知神

所在故祭之正坐又索之門外孝子事死如生唯恐神之未饗既求之內又求之外今日既祭明日又祭庶其享之心之切誠之至也祀事孔明言祭於禘者見其祀事之甚明而禮無不盡也先祖是皇皇者大也君也所以尊之也神保是饗神保者尸之嘉號猶楚辭之稱靈保是饗者言其必享所以親之也孝孫有慶言神享其祭乃福慶之所集也報以介福祭者人之感乎神福者神之報乎人萬壽無疆然後能享

其福也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
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

執爨踏踏言當祭時在神厨之中皆踏踏然敬之至
也為俎孔碩俎所以載牲體者碩大也或燔或炙燔者
燒肉炙者炙肝皆以從獻也君婦莫莫為主婦者莫
莫然清靜而敬至也為豆孔庶豆所以盛庶羞內羞

俎之大者主人獻之豆之多者主婦獻之也為賓為
客賓客一耳互言之者便文也獻酬交錯主人飲賓
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飲賓曰酌交錯
者往來之剛禮儀卒度言行禮至終皆合法度也笑
語卒獲雖笑語而得其宜也神保是格格者至也萬
壽攸酢亦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俎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我孔熯矣熯者竭也乾也乃竭力之意式禮莫愆行禮無過差也工祝致告善其事曰工闕人善其事

則曰工祝致告者傳神意以告主也徂賚孝孫徂往也賚予也言自茲以往予爾以多福也苾芬孝祀神嗜飲食言爾之享祀芳潔故神嗜之而敬享也卜爾

百福如幾如式卜者予也禮闕云闕也闕來者之心

也言予爾以福如卜之赴人意也如幾者其來如期

如式者其多如法既齊者整齊既稷者疾速禮以整齊而疾速為敬也既匡者端正既敕者戒謹能端正而戒謹則無一事之敢忽也永錫爾極時萬時億錫予也極至也孝子之齊稷匡敕為莊敬之至則神之報以福者亦盛多之至矣神之福者有曰多福矣有曰百福矣今又曰時萬焉曰時億焉乃多之極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禮儀既備奠薦之後禮備而將終也鐘鼓既戒樂之已闕也孝孫徂位祭畢而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工祝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神具醉止言神享其祭故皆醉也言具者若祖若妣非一人之辭也皇尸載起皇者大而尊也敬尸所以敬祖考故美其稱鼓鐘送尸尸出入則樂奏肆夏也神保聿歸聿者遂也鬼神無形與聲故尸

以象之言其醉也其起也其歸也見尸如見親之生
存也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凡徹祭器諸宰當親之君
婦當泣之不遲者以疾為敬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諸父者伯父叔父也兄弟者親兄弟及羣從兄弟也
賓客則歸其俎尊之也諸父兄弟則皆與之燕以盡
私恩所以親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具者備也祭既樂備故祭畢而
燕樂亦備也當祭之時神錫以福祿矣故以燕之受
祿為後祿而樂之具奏所以安樂之也爾敬既將莫
怨具慶將者進也敬之既進豐厚嘉美其與燕者無
有怨尤莫不歡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小大皆拜以
謝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稱美其祭之獲福且壽也
其曰君者公卿有田祿故稱君也孔惠孔時維其盡

之甚順則不拂神意甚時則不至怠慢此禮之所以無不盡也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者廢也引者引而伸之也願其子孫不至廢禮而繼續行之又勸勉之至也此章言公卿致力於民者盡故致力於神者詳蓋先能力田以致豐富然後能奉祭以致誠敬也

信南山

為力農奉祭而作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敵

六章皆賦也信彼南山言誠哉終南山之下有

關

利之美也維禹甸之言地之壑關自禹而始故

關

之人得以播種必言禹者歸功前聖不忘本也昫昫

原隰言高平之原下濕之隰無不壑治昫昫而

關

齊也曾孫田之曾孫主祭者之稱也自孫以下皆

關

稱焉我疆我理疆者為之大界理者定其溝涂言我

者疆之理之皆由於已見其有祿位而能勤於農事

也南東其畝言順其畝言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一畝者徑一步長百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一步也程子曰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霏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者將雪而雲同一色也益之以霏霖者既雪而又小雨則土壤浸潤也優者有餘渥者浹洽霑者霑

漬足者無欠皆浸潤之意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疆界也場畔也翼翼整飭也或或茂盛也畀我尸賓以酒食獻於祭祀之尸與助祭之賓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中田有廬蓋一井之田中百畝為公田

闕

中以二

十畝為八家之廬舍古者市井之民即耕稼之民故一畝半為廬在田耕作之時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收獲之後居之疆場有瓜於田畔種瓜也是剝是蒞以瓜剝削之而淹以為菹菹者酢菜也曰壽考曰受祜皆祀頌之辭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清酒者清潔之酒騂牡牲之赤色而為鬯牡也騂者

周所尚牡者禮所重也鷹刀者刀之有環其聲如車
上之鷹鈴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
其膋以升臭也膋者腸間脂祭禮先以鬱鬯之酒灌
地以降神也所謂求神於陰也既迎牲主人親執鸞
刀以啓毛取膋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使臭陽
達於墻屋所謂求神於陽也蓋魂者陽也神也氣也
魄者陰也精也形也人死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
祭求諸陰陽者以此然陰陽皆有神故又曰魂陽神

也魄陰神也又曰魂者陽之靈魄者陰之靈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不言三時之祭而獨言烝以冬祭之禮尤盛也

甫田

公卿力農以奉方社田祖之祭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四章皆賦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者大而明也大田曰甫田非如南方水田丘有大小蓋謂一成之田爾十千者萬畝之入也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萬畝為公田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取其陳粟以自昔多豐年故陳陳相因也或耘或耔耘者除草耔者雖本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於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畝平則根深而耐風與旱也攸介攸止丞我

髦士介者大也言於大衆聚止之處進其髦士而闕
勞之蓋古者士出於農故農家之子有俊秀者則闕
勞之且將進之使入學以為邦家之用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齊明之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牲有牛羊豕三者此犧羊則犧即牛與豕也以社以方社者祭后土以勾龍配闕仲春仲秋凡二祭也方者秋祭四方報成

闕

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言我之公田所以善而
獲黍稷之多者皆賴農夫之福慶也公田已之所有
而歸功於民見上下之交相親愛也以介我稷黍介
者助也稷黍之多乃神之助也以穀我士女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

闕

公

闕

而言止語辭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饁

者野饋也以飯餉農也田畯至喜言田官至而喜農

之勤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田畷攘取所餉之食嘗其孰闕惡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易者治也既耘且耜其長竟畝知其終之收成可必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言上愛其下下忠於上故上之不怒者視民如子也下之克敏者如子趨父之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于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如茨如梁言稼穡之多如茅之覆屋而密比如橋之

拱起而穹隆如坻如京言倉庾之盈如洲隴之廣大
如丘陵之坡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曰乃求者
今未能如是也願其將來如是爾千斯倉以倉貯之
則倉以千計也萬斯箱以車箱載之則箱以萬計也
前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又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其賴民之力惟其藏之於心者深是以形之於辭者
數也萬壽無疆此公卿願民之壽也古者祝頌之辭
上下通稱無尊卑之異

大田

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四章皆賦也大田與甫田無異義既種者於今歲之
冬而具來歲之種也既戒者戒來歲之事如脩田器
糞田疇是也既備乃事以我覃耜言事既豫辦則以
覃耜而耕覃耜者利也器用利則功易就也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俶載者始事也播者種之也穀言百者言種之多爾非拘拘於百也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者直上苗之秀也碩者叢大苗之茂也若順也有以順曾孫之意也

既方既皐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既方既皐方者房也穰甲始生而未合之時也皐者已為穀而但有其房未至堅實也不稂不莠稂者童

梁莠者似苗而無實皆害苗之草也去其螟螣及其
蠹賊四者皆害苗之蟲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
曰蠹食節曰賊無害我田穉穉者幼禾也禾未實則
恐蟲為害既實則無蟲矣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田
祖有神則為我秉執此蟲付之炎火之中而殺之也
語意與惡讒人而欲投畀豺虎相似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有滄萋萋滄者雲興之貌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祁祁
雨祁祁然徐而且久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喜雨
之辭先公田後私田忠愛其上也彼有不穫穉穉者
幼禾後熟年豐稼多其後熟者棄而不穫之也此有
不斂穉穉者束也或既剛之不及斂束亦棄之者也
彼有遺秉秉者把也既束之矣而或遺之不及擔負
亦不以為意也此有滯穗穗之脫落則留滯田中也
凡此四者皆不取非暴殄天物也寡婦不耕令得以

取之以惠及鰥寡之意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田畯既督農事矣而曾孫亦且來視之當時公卿之留意農事者如此來方禋祀禋者精意以享也曾孫之來非止觀稼蓋方將行禋祀之禮曰社曰四方曰田祖皆當禋祀者也以其騂黑蓋祭之用騂雖周人所尚而用牲之多則雜色亦可非必皆騂也故黑牲

亦用之以介景福農夫以是祝主祭之君也

瞻彼洛矣

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諸侯美天子而作是詩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三章皆賦也洛水在東都之旁泱泱者水之深廣也洛邑為天下之中於是而朝會則四方之道里既均

而侯邦之治亂易察也故天子至是所以慰遐邇之望而係海內之心焉福祿如茨言福祿之多如茅茨之積也韎韜有奭以作六師韎韜戎服也韎者以菝草染皮為赤菝亦作菑又謂之茅蒐韜者合赤皮為之謂之韠蓋蔽膝而缺四角奭者赤之色也天子至是以起六軍故見士之韎韜有奭則知將用師於四方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韠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鞞者佩刀之鞞今之刀鞘也琫者刀鞘之上飾謂飾其首也琕者刀鞘之下飾謂飾其足也此亦戎服之飾說詩者以此句連上文君子至止遂謂天子亦戎服恐誤蓋言天子至是而士皆戎服也夫天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在衰世之主或躬親戎服盛世之主豈必如是乎保其家室言王之張皇六師則四海寧壹而王室常安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福祿既同言天子與臣庶同其福祿也家邦國家也裳裳者華

天子美諸侯之辭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前三章興也裳裳者華重氏云古本作常常謂常棣

也華即萼也其葉滑兮葉茂盛貌我觀之子我心寫
兮言見此子則心舒寫也是以有譽處兮言有聲譽
而安處美其德之辭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

芸其黃矣言芸芸然而黃也老子曰萬物芸芸各歸
其根有章者有文章也惟其內之德美故外有文章
而亦且獲其福慶矣

棠棠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或黃或白華有黃白二種也言其車馬之盛以其有德而稱是車馬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而事事皆善也以右之則無所不有而事事無缺也此所謂取諸左

右逢其原也所以然者惟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有之於內即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而自得之者也

詩演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十四

明 梁寅 撰

桑扈之什

桑扈

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交交者飛往來貌桑扈名竊脂也桑扈以其春

鳴桑間勸蠶事也有鶯其羽言羽之鮮明鶯然有文彩也胥者語辭祐者福也言諸侯來朝者有樂易之德是以膺福慶於天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者頸也屏者蔽也大邦為方伯乃小國之屏蔽也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者幹也當牆兩邊而障土者也築牆必以版夾土而幹者版之所依也百辟為憲諸侯以為法也

不戢不難戢者斂束也難者以為難而畏慎也斂束則不敢縱畏慎則不敢忽受福不那那者多也此二句之意蓋曰大邦為人之法者豈不自斂束乎豈不以為難而畏慎乎能如是則其受福也豈不衆多乎有是德則宜有是福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以野牛角為爵也觶者上曲貌旨酒思柔思者語辭柔者和也酒以和柔為美也彼交匪敖萬

福來求人於交際謙而不教非為求福也而福自求我矣江海之長於百川者以其能下也此謙而受益者也喬木之少枝葉者以其上竦也此滿而招損者也天子戒諸侯而欲其以謙受福見忠厚之心矣

鴛鴦

諸侯以荅桑扈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四章皆興也鴛鴦匹鳥也畢者小罔而長柄羅亦罔

也君子萬年祝王之壽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梁者漁梁石之絕水者戢者斂也二鳥並栖斂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也遐福者福之久遠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者駕車之馬也一車四馬謂之一乘摧之摧與剉同謂斬芻也秣之以芻食馬也艾者養也安也

金少曰
卷十四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綏安也享福祿而康寧也

頍弁

燕兄弟親戚之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頍者舉首之貌

弁者冠也以皮為之曰皮弁言戴弁而頰然者為何人乎若設問而下乃荅之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爾者歌工指主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戴弁者非他人乃兄弟骨肉之親也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此則興而比也施者延也薦謂之寄生草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陶弘景云生桑上者名桑寄生亦有生楊及楓上者各隨樹名之女蘿兔絲也陸佃云在木上者為女蘿在草者為兔絲傳云在草者黃赤

如金此言骨肉之纏綿依附如蔦與女蘿蔓延松柏之上當相厚而不可薄也憂心奕奕心憂無所薄也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天倫之厚出於至情非矯為也有頰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爾殽既時言為時物也怲怲憂之盛滿也庶幾有臧臧者善也猶言彼此

相得也

有頰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釂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者諸母姑姊妹妻族也謂我為舅者我謂之甥謂我為甥者我謂之舅雪霰者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

至則將死之徵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言人之既老
死期將至相見能幾也

車牽

燕樂新昏之詩也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車牽聲也牽與轄同以金為之所以鍵
輪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思變季女逝兮言思彼變美

之季女而以車往迎之也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言非
為飢也非為渴也但悅女之德音是以迎之爾括者
會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言昏禮從宜雖無嘉賓
亦當設宴以盡歡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
爾無射

興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言依於平林而集止者乃
雉也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辰者時也言以時而行如

彼碩女者欲其以令德來教諸婦爾式燕且譽好爾
無射言與燕樂且有令譽而好之無有厭敷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酒以為人合歡而已故雖無美酒但有酒而飲亦庶
幾可以合歡矣殽所以養賢故雖無嘉殽但有殽可
以為饌庶幾可使賢者淹留矣雖無德與汝式歌且
舞言有敬賓之心則無德而有歌有舞為賓者亦可

以歡樂矣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興也析薪必以斧而柞薪文理盤錯非利斧無以析
之柞之葉湑然而盛是未能析之也鮮我覯爾鮮少
也女之少有而我得見之不至如析柞薪之難我心
固已舒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

興也高山仰止山之至高則可瞻仰也景行行止行路之大則可遵而行之也四牡騑騑馬之衆多而行速也六轡如琴轡之柔然而調和也馬服御良行親迎之禮見變美之女斯足以慰悅我心矣

青蠅

刺聽讒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三章皆興而比也營營往來之貌樊者籬也青蠅汙穢之物能變亂白黑故以比讒邪小人而因之以起興言豈弟之君子一以其言

關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蔓之有刺者罔極者其讒巧無窮極也四國者四方之國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者小樹又與莽同則蔓草也構我二人有為而闕

賓之初筵

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五章皆賦也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初筵初即席也秩

秩有序也籩豆有楚斝核維旅籩者織竹為之面徑尺柄亦尺容四升豆者鍤木為之製與籩同亦容四升楚者行列貌斝者豆實脯醢之類核者籩實棗栗之類旅者陳列之多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言酒味和美飲者齊一不亂也鐘鼓既設舉醻逸逸言設鐘鼓者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于下以避射位也舉者主人舉酒獻賓醻者賓既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醻賓也逸逸者禮行有序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大侯者君之侯也抗者張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
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
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丹地畫以
雲氣周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鵠者所射處也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
舌半上舌其制身夾中个夾身中即鵠也身即躬也
个即左右舌也侯上廣下狹象人之張臂八尺張足六
尺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

命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網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凡射擇善射者二人為一耦三耦之外各自取匹為衆耦獻爾發功謂奏爾發矢之功蓋以中者白之於君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發矢而欲中的乃求爵其不中者祈求也爵者豐上之解其受四升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列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籥舞者文舞也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也烝衍烈
祖言樂進以娛樂於烈祖而禮亦無不備也洽者合
也百禮者禮儀之多也百禮既至言多而盡善也有
壬者大之至有林者盛之至錫爾純嘏爾者指主祭
之人純嘏大福也子孫其湛言大福之集其身既樂
而子孫亦樂也各奏爾能言子孫各酌而獻尸尸酢
而卒爵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仇作酌挹也酌也賓

以酒載之於觴手自酌之而室人復加爵也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又者又酌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康者
安也酒所以安體也奏進也以時物進之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設燕之初皆温温然而恭敬其威儀則反反而顧禮
及其既醉也幡幡然輕舉於是有舍其坐席遷易無

常至於僂僂然而屢舞矣抑抑者慎密猶反反也忞
忞者媢媢猶幡幡也是則既醉之後顛倒悖謬固莫
知禮之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傴傴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既醉則呼號謹呶至於亂其籩豆而舞傲傲然矣傲
傲傾側之狀郵與尤通言過失也醉者它人視之醜

態可耻而其人不自知其過也傾側其弁俄而不正
屢舞傴傴不能自止皆醉之醜態也若既醉而出乃
將之以德可以並受其福矣醉而不出則樂酒無厭
而自戕伐其德矣惟能飲不亂性乃為有其令儀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飲酒失禮則涖以官法故立之監以糾之立之史以

佐之燕禮所謂司正是也式勿從謂式勿者戒其不可如此也從謂者當從而明告之也告之之辭蓋曰爾之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罰爾使出童殺矣童殺羊之無角者然羊必有角使出所無之物以恐之也又言飲者過三爵即昏然無所記憶矧敢又多飲乎武公之戒飲即文王誥教殷民之意蓋其愛人以德欲使人皆免於酒禍也

魚藻

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三章皆興也藻者水草有頌其首魚之大頭也其意
蓋曰魚之所在在於藻也而其首頌然於水上則樂
而自適矣王之所在在於鎬也而與同宴能豈曰樂
則君臣俱相得矣豈愜通說文云康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者尾長貌豈樂樂豈無異義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有那其居言得其所而安也

采菽

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君子諸侯也何錫予之見其愛敬殷勤惟恐無
以副其意也路車乘馬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

姓也又何予之見其贈予之意猶以為未盡也玄衮
及黼玄衣而畫以袞龍及繡黼之裳也王者親禮諸
侯而賞賚優厚有如此

感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泝泝
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感沸者泉涌出之貌檻作檻檻泉泉之正出者言觀
其旂望其旂而喜其至也泝泝旂之飛動也嘒嘒車
上驚鈴之聲也載駟載駟馬之駕車者兩傍為駟并

其中為駟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赤芾在股以赤皮為蔽膝而掩其股也邪幅在下即今之行膝以之纏束其脛也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諸侯上交天子急於述職不敢紓緩宜天子之所予也天子命之賜以命服也福祿申之言福祿稠疊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之枝葉蓬蓬然而茂以興諸侯之賢賴之以
鎮安邦國也平平左右言諸侯之從行者平平然辯
治皆有才幹也

汎汎楊舟緋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脆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緋謂之絳纚謂之笄皆以竹篾為大索以繫舟者維
繫也天子葵之葵度也度量諸侯之賢者而倚賴之

也福祿脆之言厚之以福祿也優哉游哉閒暇之意
戾者至也閒暇來朝非會同也

角弓

刺王不親九族寵信讒佞致宗族之相怨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輿也凡造弓以檠柘為幹輔之以角束之以筋粘之
以膠然後絲纏之而加之以漆焉曰角弓者弓之堅
固尤在於角也駢駢者調和也翩其反矣弓之弛也

凡弓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故以興兄弟但宜親
而不宜踈遠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賦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為善為惡莫不皆然故諷
王曰爾遠於兄弟昏姻下民莫不如是矣爾教民以
薄情下民莫不做效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此令善之兄弟能相好相讓故綽綽然有餘裕彼不

善之兄弟乃相嫉相競故弟讒兄則兄病兄讒弟則弟病是之謂交相為瘡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無良者不善也相怨一方各執一偏以為言也如兄但見弟之非而不知己之非於弟亦然故其受爵也相嫉而不相讓則彼失其爵而我亦且失之矣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比也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則是不能量力不知

後之不勝任也又如食之多則宜飽矣而猶食之不
已如酌之多則宜止矣而猶取之無足以喻其貪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者獼猴本善升木而又教之則其捷速愈甚
矣塗者以泥塗墻壁泥之已竟而又以泥附之則不
勝其重矣以比小人本薄於骨肉而王又教之其薄
情益甚也為人上者民所視倣故君子有美道而遠
讒間之言施親戚之恩則小人者咸附屬於君子而

薄俗可革矣

雨雪濼濼見暝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雪之濼濼然而盛及見日則消矣以此讒邪之言倘遇明者當自消沮今王信讒不自貶下而遺棄之乃居然自若長其驕慢若之何哉

雨雪浮浮見暝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雪之浮浮然著於草木之上見日則如水之流矣而王之信讒悻戾冥頑如南方之蠻如西夷之髦為

善人者安得而不憂之乎

菀柳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三章皆興也言柳之菀然而盛豈不庶幾止息其下
乎因以起興言天子在上諸侯豈不欲朝事之但以
王甚威靈朝之則反逢其怒也上帝甚蹈傳據戰國

策作上帝甚神不敢斥言王故以帝之威靈言之若作上帝甚蹈則蹈當為蹈厲之蹈乃暴厲之意也無自暱焉言不可親近之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言使我安靖王室而往朝之後必反責備於我矣極者猶窮也加之罪而使之窮困也

有菴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子邁焉

愒亦息也瘵者病也言朝王則反為病邁者過也求

之太過而責之深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鳥飛而近天過于高也言彼人者不敢斥王故為隱
辭言其心過高所求無厭將何所至乎又言我何能
安靖之設欲安靖之則徒受其凶暴之害也居猶言
徒然也矜者驕肆也

詩演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十五

明 梁寅 撰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
故作是詩以稱美之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五章皆賦也彼都人士盛時都邑之士也狐裘黃黃服之盛也其容不改有常度也出言有章非法不道也行歸於周行必忠信也萬民所望為民所視倣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笠緇撮以草為笠而緇布為冠以撮其髻也彼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綢直如髮為假髻而稠密正直

如已之美髮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琇實以美石為瑱帶之耳上也謂之尹吉人為如尹氏吉氏之女也蓋尹氏吉氏乃當時貴族如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周有媯姓國吉氏恐即媯氏苑結言憂思鬱結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蔓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垂帶而厲帶之下垂也謂之厲者大帶而有緣飾也
卷髮如躡言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
也舊注云躡者螫蟲其末捷然如婦人髮末上曲言
從之邁謂得見則從之以行矣愛慕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
何眄矣

言帶之下垂非故欲垂之也蓋其帶自有餘耳髮之

卷然而上曲非故欲曲之也蓋其髮之如旛而揚起而自上曲耳盱者張目遠望惟其愛之至是以望之切也然愛其士女以士行之善也非徒愛其服飾之盛也以女德之美也非徒愛其容貌之麗也是豈國風男女私相悅慕之比乎

采綠

婦人思其君子而作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四章皆賦也終朝自旦至食時也綠者生芻也本草
云蓋草也可以染子髮局曲髮不膏沐則卷曲蓬鬆
猶言首如飛蓬也言歸沐則思其君子不復采綠矣
然此亦人倫之常性情之正非比於淫昵之私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襜蔽膝也有前無後曰襜褕者前後俱有其出也以
五日為期至六日而不見其歸怪其過期也

之子于狩言張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君子之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韋其弓韋者弓衣也既射而藏弓也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綸者理絲也合絲以為繩也親愛君子以順為正蓋如此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釣之所得非必皆魴鱣美言之爾

黍苗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其從行之徒作是詩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名伯勞之

興也芄芄然黍苗之盛則唯陰雨能膏潤之民徒衆
遠行而勞苦則唯召伯能慰勞之王道之盛大臣之
賢徒衆樂從無怨無惡於是可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此下皆賦也任者負重也輦者以人輓車也車者以
大車載物也牛者以駕大車也既集功已就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者步行御者乘車師者二千五百人旅者五百人
歸處者城畢則可以歸而安處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正也功者工役也言肅肅然謝邑之城乃召
伯之所營也營謂董治其事也烈烈威武也言烈烈
然征行之師旅乃召伯之所成也成謂御衆之有法
也前二章言在道之時此章則言城之既畢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言築城之後又能治其水土也原隰既平土之治也
泉流既清水之治也土之治如墾闢其荒蕪疆理其
田畝是已水之治如陂池之修築水利之疏通是已
名伯之有成功者治軍御衆則恩威並用體國經野
則規度咸宜故申伯居之安是即王心之安也申伯
為王之元舅親親之恩所宜優渥名伯既承王命恪
共其事徒衆之稱美者乃所以著名伯之忠勤而見
天子之所倚重也

隰桑

喜見君子之詩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前三章興也下濕之地宜桑故其葉婀娜而美盛阿也難也皆言其條垂之狀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者葉之潤澤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者葉茂而黑色也德音孔膠聲聞之美常膠固之而不隕墜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之言何也言我之愛慕君子但藏之於心何不以告其人乎蓋藏之於心則無時而忘思之固結愈久不替若徒悅人以言則外之所敬有不如中之所存者矣

白華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管似茅而滑澤柔韌宜為索山間人謂之芒其華白管之可取以用則以白茅束之見二物之相須為用也之子指幽王我者申后自謂言管之與茅皆微物猶相須為用何王之遠棄我使我獨居無聊乎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言英英然輕明之白雲猶能澤潤於物如露而浥管
茅之上今而國家中衰天運改常猶人之步履艱難
王乃不能圖謀善道而徇欲悖理何哉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漉池流水瀦而為池者也北流者凡水出山之陰者
多流於北也流水能溉田以養稻而王乃遠棄我故
或嘯以舒其憤懣或歌以宣其抑鬱而懷抱之傷損
乃為思念碩人而然也碩人者尊大之人亦謂幽王

樵彼桑薪印烘于燧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乃薪之美者而樵採以歸乃不以烹飪燧者無釜
之竈印者我也烘者燎也我以桑薪燎之是為徒費
可惜也王有正后而黜之故以是為比實勞我心思
念之切而勞苦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邈邈

言我之黜人所共知如鼓鐘于宮而人皆聞聲矣念
王之心惓惓憂勞而王之視我邈然不顧邈邈者行

而不顧之意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鷺者禿鷺也魯都賦曰綠鶴葱鷺蓋鷺之色青如葱也陸佃曰鷺狀如鶴而性貪惡鷺鶴皆以魚為食而鷺在漁梁則近以飽鶴在林中則遠以飢如褻如親愛而正后踈遠也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箋云鷺鷥戢左翼者右掩左也凡鳥宿右翼掩左為

雄左翼掩右為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者亦以禮
義相下而成家道此章言鴛鴦並宿雄服下雌今
幽王尊嬖黜正由執德之不一惟欲是狗故曰二三
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扁者卑也疢者病也言石之卑下則履之者亦卑下
矣以比褻姦之不正則王寵愛之者亦不正矣故王
之棄我使我心憂而至於病也此詩亦未必申后自

卷十五
作蓋當時賢者作之爾

黃鳥

人有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作是詩也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三章皆比也黃鳥之鳴止于丘阿得其所也而我之
不得其所欲依所親則道途甚遠未免勞苦將如何
哉若得其飲食教誨而又得其日相親近載之後車

則誠得其所矣然不可必也則亦徒想而已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畏不能趨步之艱難不能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者至也

瓠葉

燕飲之詩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四章皆賦也主人與客飲而客賦此詩言瓠葉非所
以待賓而采之亨之以為食乃物之賤而禮之薄也
然曰君子有酒則美其主人之辭蓋物雖薄而情厚
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兔以首言蓋一兔為一頭猶一魚為一尾也物連毛

包裹而燒之曰炮以物薄之火上曰燔獻之謂初筵酌酒以獻賓也

有免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以火炕之曰炙謂以物貫之舉于火上以炙之也酢者報也賓既卒爵酌以酢主人所以荅之也

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醕者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而自飲然後酌以進於賓謂之醕其先自飲者所以導賓之飲也

漸漸之石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

興也漸漸之石蓋行越險阻見石之與巖因以起興
而言其勞苦也武人蓋作詩者自謂不遑朝矣言早
起即行無少暇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遑出矣

興也卒者其石卒然高大也曷其沒矣言何時行盡險阻也不遑出矣言深入未能出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豕本好負塗今其足皆白乃雨多而常行水中也烝涉波矣羣行而涉波也月離于畢離者月所宿也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星好雨者

畢星故月宿于畢而雨矣征行而遇多雨其道途之苦可知不遑他者不暇他事也

茗之華

詩人自以逢周之衰如茗之附物而生雖榮不久也茗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茗者陵茗也一曰凌霄一曰紫葳又名鼠尾蔓如勞豆而細葉如蒺藜而青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其華有黃赤二色一曰黃白二種芸其黃矣言茗如

芸草之死而萎黃也茗之引蔓附於高木今乃萎黃
譬已之依附於人不能久是以憂而且傷也

茗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青青葉青而盛也生者人之所欲乃言不如無
生者窮苦憔悴則生不如死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羊墳首牝羊身瘦而頭大也三星在留言竹
筴為筍本以取魚今水清而筍中無魚惟見星而已

饑饉之年食物艱得故可以僅給少能充飽衰亂之
世窮悴之民愁苦無聊一至於此悲夫

何草不黃

周室衰危征役不息行者苦之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言草本青也今則無不黃矣人本欲逸也今則
無日不行矣將者行也亦猶將車之將言負重而勞
苦也所以勞苦共王事而經營四方爾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者赤黑色草自青而黃黃而玄哀悴之甚也
何人不鰥言常在羈旅如無妻也獨為匪民言我獨
非王之民乎何使我勞困至此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虎兕在曠野其性之所樂也征夫而在曠野豈
其所樂乎朝夕不暇宜其勞苦而形之言也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稜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凡者尾長貌幽草者草深幽而茂也棧車者役車也棧本作較埤倉云卧車也盖其制卑小僅可卧其中如今之眠轎也或曰棧車者編竹為輿也周道大道也狐在於幽草則樂棧車行大道則苦是行役者不如狐之樂也

詩演義卷十五